

两代之间

婆婆也是自家的好

同事小琳从手机里看到一段视频，说有个女子怀孕了，胃口不好，她的婆婆为儿媳妇的健康担忧，晚上10点还专门煲了营养汤送过来。在这段视频下面，有不少网友这样留言：“果然是别人家的婆婆啊，我都是两个娃的妈了，从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。”小琳也是一声叹息：“我有同感啊，我家婆婆……”她这里正感慨着，另外两位女同事也插嘴了，纷纷抱怨婆婆对自己不够关心，又对比谁谁家的婆婆怎样怎样好……

我端着饭盒默默走开，心里不由在想，这些年轻人也真是不知足啊。就拿小琳来说吧，她婆婆可能不会煲营养汤，但自从她家两个娃娃出生，老人就扔下了乡下的老屋、种了几十年的地、还有相濡以沫的老伴，跑到城里帮着带娃，每天娃睡了她还忙着

收拾家做饭，一年365天天如此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我见过小琳家的孩子，养得白白胖胖，衣着也总是干净整洁，这不都是婆婆的劳动成果吗？可翻开小琳的朋友圈，发现她每天除了晒娃，从未提及过婆婆一个字，如果她把婆婆操持家务的镜头录下来发到朋友圈里，是不是这位老人也会成为网友们羡慕的“别人家的婆婆”呢？

邻居家一位大姐结婚十几年了，一直跟婆婆同住。经常看到她和婆婆一起去超市买菜，晚饭后一起下楼遛弯儿，两人总是说说笑笑，相处得十分愉快。有一次，我忍不住对大姐说：“你和婆婆相处得真好，像母女一样，能在一起这么多年，真不容易。”她就笑了：“说不容易也是真不容易，不过，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，总要慢慢相互适应，尤其

是多看对方身上的优点……”

我发现大姐也喜欢发朋友圈，晒孩子，晒花，晒出去旅游的美照，还时常晒自己的婆婆：加班晚归，婆婆为自己单独留下的饭菜；婆婆回了老家，不忘给她带一兜最喜欢吃的大红枣；婆媳一起出去旅游，大姐给婆婆也拍几张美颜照，等等。

翻遍朋友圈，晒娃的情景很常见，晒婆婆的却少之又少。如果更多身为媳妇的人，能够把关注的目光朝着婆婆那边转移一点，像邻居家这位大姐一样，也许不经意间，你也会发现婆婆的身上有很多被忽略的闪光点，甚至感慨一句：“婆婆也是自家的好！”

我把邻居大姐的故事发到了朋友圈里。要是我那几位爱发牢骚的女同事们看了，会有一点点反思就更好了。

张军霞



故乡记忆

王建强

酸菜的滋味

我的老家在皖北农村，奶奶是腌酸菜的高手。那时候，漫长的冬季里，酸菜是主角，可以包饺子，可以放一点辣椒直接炒，也可以做酸菜，味道美极了。

天一冷，奶奶就开始准备腌酸菜的食材，新鲜的大白菜和粗盐都备齐之后，奶奶把大白菜清洗干净，保留整颗，然后烧一大锅的水，先将白菜的根部放入沸水中焯20秒，再把整颗白菜放入锅里，烫一分钟左右捞出。

焯水可以让白菜更入味。焯好后要将白菜放进冷水里快速降温。晾凉后，还要把白菜根部朝上，用双手攥出多余的水分，准备工作做完，就开始腌制了。我们家腌酸菜用的是大缸，先在大缸底部撒一层盐，然后铺一层白菜，接着再撒一层盐，再铺一层白菜，依次一层层地铺到缸口处就可以了。

我家有一块好几十斤重的石头，非常得光滑，这是压酸菜的专业用石头。腌酸菜需要一个月时间。这期间，奶奶会不定期地去检查，如果腌酸菜的缸里出现白色泡沫，就及时用勺子撇去。奶奶腌的酸菜不但味道正，还不腐坏。

伴随着奶奶的酸菜，我一天天长大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离开家乡到广东工作，超市中虽然有卖袋装酸菜的，可惜不是奶奶的味道。酸菜的滋味熟悉而顽固，就像一个味觉定位系统，一头定在千里之外的异地，另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处的亲人和故乡。

心语传真

王奕君

时光深处的姥姥

多年前，姥姥是一个迷，躲藏在时光的最深处。姥姥所在的“老家”，仿佛遥远得没有尽头，只有从老家寄来的包裹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泛出神秘的诱惑。

包裹里是姥姥亲手做的小布鞋，它们新崭崭地排列在床上，如同憨态可掬的玩具。我想象着小脚的姥姥步履蹒跚地去供销社挑选花布时的样子，猜测着她那份惦念我的心情。那来自远方的疼爱，为我的童年增添了许多的温暖。

终于有一天，姥姥出现在我家的小院，她笑着叫我的小名，她展开双臂，将我揽入怀中。她的宠爱

如同一根透明的线，时常把我牵引到她身边。阳光流泻在小小的院子里，姥姥忙碌的身影沐浴在阳光下，我去了，她就多了个影子。

午后，姥姥盘腿儿坐在炕沿上，这是她忙里偷闲的习惯坐姿。阳光斜斜地从窗子射进来，将姥姥的面庞映照得红润起来，像打了一层浅浅的光粉。姥姥一辈子都没化过妆，没穿过漂亮衣服，也没出过远门。她就像一棵树，风把种子吹到哪里，她就在哪里生长，直到枝繁叶茂，再到枝枯叶落。荣枯之间，都那么淡然。

姥姥81岁那年病得很重，却坚持不去医院。她说：“到这岁数了，

差不多得了。”妈妈一听就急了：“什么叫差不多呀？活多大岁数算差不多呀？”可能是怕惹来儿女们更多的焦急和伤心，姥姥才不再反抗，终于被送进了医院。

我丢下刚刚三个月的小婴儿来到病床前，姥姥一直催我：“看看就回去吧，孩子还等着吃奶呢。”我走到门口，转回头，姥姥还在看着我，她说：“君，别想姥姥啊。”那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

从此，那个从远方走来、疼爱我到最后的姥姥，从现实里，又回到了时光深处。她的笑容和身影融进了另一片阳光中，再不回还。愿姥姥静静歇息，不再操劳。

真情时刻

黄廷付

父亲的生日

打我记事起，父亲就没过过生日，也不知道父亲的生日到底是什么时候。听奶奶说过，1960年时父亲刚好8岁，只是不记得生日是哪一天。

我们几兄妹小的时候，家里的日子捉襟见肘的，基本上也没闲情过什么生日。假如某一天，父母突然想起刚好有孩子过生日，顶多也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煮一个咸鸭蛋。有时候我们也会问父母他们的生日，母亲立刻摇头，父亲则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我肯定过过生日的。那时候我在部队当兵，过生日的时候还有蛋糕呢。”

“蛋糕是啥？”我们疑惑地问父亲。

母亲在边上摇摇头，又摆摆

手，“你可别逗孩子了，咱们乡下人什么时候吃过蛋糕？咱街上都没有卖的。”

父亲叹口气，“等以后咱们条件好了，给你们每个人都过回生日，咱全家都吃回蛋糕。”

父亲还是没有说他的生日是哪一天，我们也没有再问。直到父亲45岁那年突然去世，全家人陷入极大的悲痛中。可是再难过也得继续努力地生活，再也没有人提起过生日的事。十多年后，我们都成了家，农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逐渐也都学着城里人，有了过生日的习惯。

那天，我们第一次给母亲过生日。全家人高兴地吃着生日蛋糕，我突然想起了父亲，忍不住问：“娘，我爹的生日到底是啥

时候？”

母亲理了理鬓角的白发，摇摇头，“他说在部队里是集体过生日的，他们都是选择和党的生日一起过。回到老家后，他就没有过过生日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唉，父亲辛苦了一辈子，没享过一天福啊！他要是活到现在，我们肯定也会给他好好过一回生日的。”

母亲叹口气，“你们有那个心就足够了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有晶莹的泪光。

